



## 原子城之“缘”

□ 都玉秦

青藏高原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有个神秘的所在——原子城。

想给这片深情的土地写篇文章的执念已数十年之久。然而，总有一种理不清的情结在内心千回百转，使得我怎么也无从下笔。这个国庆，连续几日的沥沥细雨，思绪被牵着，不知不觉地走回和它“结缘”的回忆中……

2004年，我刚刚从家乡西安来到淄博电视台工作。一次路过柳泉路农贸市场的偶然机会，两位阿姨在买菜时“防辐射”的对话，让我捕捉到了在淄博“大化纤”生活区的115处，就是当年参与过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英雄群体。这个英雄群体在完成使命后集体秘密转业，不计名利、隐姓埋名、默默无闻地在这座城市生活了40年……

于是，我萌生了做一期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的访谈节目，让这个英雄群体重拾回忆，让这座城市的人民知晓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背后，在这里有着一群我们现在熟知、但40年来一直隐姓埋名的英雄群体和科学家。

幸运的是，适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40年后的解密期，经淄博电视台与115处多方对接、联合申请当时的原核工业部同意后，节目如期录制。

记得那是一个秋雨蒙蒙的午后。节目录制现场，社会各界人士、不知从哪得到消息的离退休干部、复转军人，115处的干部、职工、家属、孩子们都来了。演播室座位上坐满了人，过道里站满了人，就连同演播台与观众席之间的地上也坐满了人……

当我们栏目此前历经千辛万苦上北京、下马兰，最后从原核工业部资料库采集的真实资料——新疆罗布泊荒漠里一朵硕大的“蘑菇云”直上九天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画面显示于演播厅的大屏幕上时，当115处的英雄们现场讲述了他们当年在221基地用青春、汗水乃至生命，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时，大家群情振奋，掌声、欢呼声、抽泣声久久不息地回荡在录制现场。

本来计划一个小时的节目录制，两个半小时才录制结束。

看到久久不肯离去的观众，看到115处一位河南籍老人眼含的泪花，看到让我捕捉到“防辐射”信息的那位阿姨长流的泪水，从此，罗布泊、原子城、221这些字眼，在我的内心扎下了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期间，《实话生活》栏目还派出栏目记者专赴北京，采访了原核研制基地司令员李觉。李觉从参与踏勘选址、基础建设，科学试验、实弹总装，一直把原子弹送上铁塔的亲身经历的生动讲述，打动了无数人。这些难得的素材，有力地支撑了节目的内容、质量和所展示的英雄情怀。节目播出后，电视台的4个频道连续播出一个月，这在市级电视台建台史上，还是第一次……

后来，我离开电视台来到宣传部工作。从外宣办到新闻科，孩子从小学到高中，跟头轱辘的日子里，一瞬间，过了10年。然而，始终没有放弃对221这一神秘所在的向往！

2014年10月16日，掐着日子，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年的这一天，我终于走进心心念念的原子城，这块海拔3100米的高原沃土。

从1958年到1992年，这里是中国最神秘的地方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就出于此。50年过去了，曾经鲜为人知的神秘禁区，如今成为一座镌刻红色印记的精神高地。

又是一个秋雨蒙蒙的午后，站在这块土地上，竟然有些泪湿。因为我脚下的土地，英雄来过！

1959年，有一大批人千里迢迢来到了这片草原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霸权主义的核讹诈日益加剧，面对核工业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、军事抗衡、贸易竞争、技术较量的敏感领域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了建立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。因为中国人从来都知道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快速提升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，也是我们能够自立自强、不受别国钳制的重要筹码。

一切都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。1955年1月14日，周总理约见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。第二天，我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被带进了中南海。

于是，高寒边远的金银滩便走进了历史的铁幕。

国之重器的研发基地，为什么会选择高寒的金银滩草原？共和国决策者的英明决策告诉我们：青海远离任何一条国境线，而金银滩四面群山围绕，外人难以进入，既能满足与外界隔离的保密需要，也因此地唯一通往外界的公路距离省会西宁只有100多公里，便于补充物资。

一时间，来自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批2000多转业干部和战士先期到达这里，在这代号为221厂、高寒缺氧的金银滩上冒风寒、顶酷暑，匆匆拉开了中国核工业的序幕。随后，包括王淦昌、彭桓武、郭永怀、陈能宽、邓稼先等科学家在内的数万名科研专家、技术人员、干部职工、建设工人和人民解放军、警卫部队指战员服从需要奔赴草原，在风雪高原上这些梯形的土堆和废旧的房屋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。

在221厂第一个地面建筑里，我们熟悉的风雪场景中，还诞生了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画面：没有桌子，科研人员趴在木箱上绘制图纸。没有饮水，在炉子上融化雪水。睡觉的地方不够，他们在仅有的三顶帐篷里架起了高低床，于是木箱、火炉、高低床也就成了三顶帐篷中仅有的“三大件”。面对帐篷紧张、供给困难的局面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李觉这个221厂的开拓者，毅然对前来勘测的技术人员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你们是国家的宝贝，你们住帐篷，我去露宿。”于是，这个因为疾病从西藏外调来的将军，一头扎进风雪里，和战士们住在了一起……这三顶帐篷，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起家的象征。

就这样，至1963年底，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。

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迫在眉睫！

慷慨悲壮的牧歌在遥远的牦牛群峰上生生不息。在这里所看到的，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，放在一个高高的金属架上引爆成功。现在，按照比例复制了一个小号的三角架，并搭配了按原比例复制的原子弹模型。

为了这次引爆成功，在中央统一领导和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，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、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、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攻关会战，加

快了关键技术的突破。

1964年，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负众望，发愤图强，终于突破了原子弹的奥秘，生产出了第一批浓缩铀，并加工出了第一套核部件。6月6日，在几千次小型试验和8次大型试验的基础上，在221基地靶场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弹轰爆试验，取得圆满成功。
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在罗布泊上空出现耀眼的巨大火光，随后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！20年后的“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青年科技奖”颁奖前，邓老的妻子许鹿希教授致函：一个人靠脊梁才能直立，一个国家靠铁脊梁才能挺立。这个“铁脊梁”便是邓老们为之付出许多艰辛的“蘑菇云”吧！

在这些英雄的“铁脊梁”群体中，让我们记住他们：

王淦昌，世界知名核物理学家。1961年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。为参加核武器研究，他改名王京。从此，他隐姓埋名17年，曾3次错过诺贝尔奖。直到1978年，人们才重新看到王淦昌这个名字……

在这里，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“596”之路旁，一位短发的年轻妻子正要投信入邮箱，她神情专注，饱含深情。离她不远处，一个男人倚墙专心读着一封信……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，分别接受任务各自奔赴“那遥远的地方”。从此鸿雁传书，互诉衷肠。原以为各自天涯，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会上，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对方：原来两人工作的地方，只不过隔了一堵墙。他们寄出的信件会发到北京，再寄回来……

在这里，还有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的科学家，他就是郭永怀。1968年12月，他从导弹试验基地返京途中遭遇空难。危急时刻，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拥抱，保护着夹在胸前装有绝密数据资料的公文包，遇难时年仅59岁……

在这里，还记载着当年二分厂4位年轻的技术工人牺牲的事迹。由于太惨烈，只能把他们的骨灰平均分成4份寄回家中。后来，一个年轻逝者的父亲又将儿子的那份骨灰送回了基地。他说，儿子是为国捐躯，他要让儿子的英魂陪伴自己未竟的事业……

在这里，谁不会热泪长流！

我想说，英雄之所以是英雄，是因为他们以身许国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。让我们洒下热泪的，不止是一个个坚毅执着的鲜活面孔，还有那经时间沉淀愈发璀璨的追忆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怎能忘记那“躯壳纵填沟壑去，精神犹在海天张”的使命担当。

原子城东侧，空旷的原野上，两排钢筋混凝土立柱，矗立在长满锈迹的铁轨旁，斑驳而沧桑，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。身在这个站台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时光穿越感，似乎不经意间，就可能邂逅到那位共和国的功臣。它叫“上星站”。一个藏在草原深处简易的站台和两排钢筋混凝土的石柱，见证着这里曾经的辉煌。这里是221厂最核心的厂区之一，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启运的地方。

1964年的一个深夜，已经泛黄的草原上，凛冽的寒风中，一列核弹专列从这里出发，在极其严密的警力防护和夜幕的掩护下徐徐启动，奔赴千里之外的罗布泊试验场。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轰动全球。

总有一些时间节点，来临之时便叩动着久远的记忆，让人们在历史的坐标里仰望崇高、砥砺精神。

这天，我在“上星站”铁轨旁，望着苍茫的草原，久久伫立。因为这时，想起了当年节目录制现场，淄博115处的一位保卫干事，讲述他曾秘密参加从221厂护送原子弹到罗布泊的惊心历程……

1987年，遵循和平时期“化剑为犁”的思想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销221厂。后来，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“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面退役”的消息。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工业研制基地。221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在这里，人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核武器，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曾经的神秘禁区逐渐向世人开放。如今，行走在西海镇的原子城，随处可见雕塑、纪念碑、纪念馆，还有当年的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将军楼。它让世人铭记：中国人研制原子弹，并非为了战争，而是为了和平。

